宋左丞相陸公全書

陸忠烈公全書序

君臣之義無逃於兩間夫人之所喻也若尊主乃以安民則三代以還普天長夜矣曷言乎安民天下承平久各各食田飲井如無病人不自痞百骸之適未嘗一興言帝力也小有需求小有徵發則羣起怨咨曰是非爲人上者與夫何爲至於此一旦權雄攘竊或諸侯王割據海內紛然兵連禍結而後深思夫向之所謂需求徵發者一日居吾上不可得況盜賊姦宄不仁而在高位剝膚吸髓浚殘吾骨肉日不足其主可斯須去耶猶太陽然春煥冬溫未有祠其德者夏秋中小烈則去之恐不疾矣如其薄蝕相仍晦冥而不見此芸芸鹿鹿者有以爲生乎無以爲生乎故春秋一書厚亂賊之防惧

其殘吾君而禍中於吾民不殄也陸君實丞相當大勢已去不可復爲之日立一君卒更立一君流離傯遽中猶日書大學章句就冲人勸講豈非欲堯舜其君爲民父母乎死之日從者若干指一心一德宋太祖開國仁讓暨周程諸子倡明聖學之功洵山高水深苟非君實至誠惻怛立身行政有以感發乎人心不能俾億萬人視死如歸同一時同一處也若區區爲國祚爲疆土景炎祥興纔三歷歲耳閩一隅黑子耳何益修短有無之數且無以處天下與人之堯舜與夫朝覲謳歌訟獄不之君之子而之人者聖賢之用心不如是也後之尚論者雖未暇深言及此而相與詠歌嗟歎使萬世而下曉然於君臣之不可混濫守而勿失則吾民陰受其福大美

不言此王飛卿父若子汲汲以丞相後死自任必欲博拔遠取得寸楮一言與於丞相者皆編次而不遺而尤拳拳於其易名從祀之典謂不可須臾待非無故而云然也然以吾觀於有明殉難諸公其數不及宋萬之一其人亦大不侔矣憂積生平禍來一日不忍見不忍聞幸其家同盡上也完名全節者次之計無復之者又次之若立朝無善狀罷吾民以病吾國至君王后妃太子俱盡而後以一身塞責死且有餘負正不得援君實信國輩自免更欲其前賢門表章之黶爭俎豆之光將誰欺欺天乎且表章俎豆皆維持世教者不容已之至公君實信國輩初未嘗心及此也然則君實何知知君之不可去知人之不可禽知民命之不可草菅如斯而已矣

學者誠有見於吾黨之生專爲匹夫匹婦則所以處夫君與民人與己之間無論從容顛沛或予或奪或去或不去自有以捫寸心而無喘俟聖人而不惑苟外溺於前聞內驚乎寵辱而不本諸人情天理之安以語夫尊主一途尚有名與實不副者又暇問一世之民萬世之民安危何似哉吾人不幸而際末流因敘君實事歷論之以俟知者前諫議官莘人饒開元敬述

序

鹽城王君飛卿掇宋丞相陸君實先生遺文軼事彙輯成書將授梓傳遠而毘陵惲日初爲之序曰儒者之效自子輿氏没不復見於世至宋而大儒輩出周程倡之於前朱陸繼之於後聖學之精微盡發明備於是迺有從事其學本身心之實以究極乎天經人紀之歸歷險阻瀕死亡而不貳若陸丞相君實先生其人者先生履宋末造其君已虜國已破版圖已悉淪於元羣臣百姓皆畔不適民無所歸心士卒離散無鬥志當是時勢固萬萬不可爲而先生則奉君遺孤間關跳澥邦字號舊臣再定册而帝之畢誠嚴事靡所懈迨崖門旣潰運移命訖則曰陛下不可再辱乃朝服負君與十萬衆同

日赴瀣如聚沙而雨之至今覽其事者廢書流涕憤懣色然而駭不啻天崩地坼瀣水羣飛況當時乎此豈可以倉皇感發而成者哉悲夫聖學之不明也功利之習遂肆出以操其勝鄉原小人乘之而起方且托跡中庸藉口明哲以捐糜絕脰爲盡節以賣國讐君爲能事相放成風踵而加甚此其人已即於禽獸而顧猶號儒以欺世則自漢以來然矣嗟乎嗟乎不有先生孰與見宋一代眞儒之效也先生黃中際庶學見大原秉貞蘊誼久而彌篤概以生平微顯皆合瀣上畊贊事具在先生所纂二帝史中惜也不傳無從詳討即其處窮崖絕島行宮芰舍之際兵饑旁午牘肇紛紜枝梧撐距日不暇給而猶書大學章句勸講不輟非明行精積能如是乎蓋

先生之學四子之學也四子之學堯舜孔子之學也聖臣輔佐錄此其選幸則為尹說旦奭不幸則為龍比夷齊其[illegible]孝其趨一也然則際昌期應名世而修虞夏殷周之業者不得侻先生以所未能而先生之所以立於君臣之間以大為之防者則千古獨矣當日出身任難則信國文公越國張公與先生而三其致命報國成仁取義均之自靖而先生為正殆儼然儒者家法正心誠意之學至是而進退存亡無遺憾焉其有功於吾道甚大而或者不察謂澥濱勸講迂濶而遠事情此世俗之論襲儒跡以操戈者也何足道哉王君生於先生之鄉後死自任誦法表章不遺餘力其子筠長又能率父業加校讐焉眷秋之志吾於是書徵之矣而會靈巖繼大師

者行化鹽城有感於王君之爲旣慫恿以速厥成又纚纚稱道之不去口實皆可書也亦㠯見斯道之在人心雖世外無所間然云明後學毘陵東園外民惲日初謹序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總目

參訂姓氏

王紹祖　艮莽　紫琅

周　濟　止菴　荆溪

潘德輿　四農　山陽

丁　晏　柘唐　山陽

徐　燧　蓮舫　鹽城

張芳齡　蒓甫　鹽城

陶性堅　琴仙　鹽城

校字姓氏

王述人　兹泉　紫琅

周　榕　蔭南　荆溪

丁壽昌　頤伯　山陽

徐玟　襄勤　鹽城

張謐　谷香　鹽城

金旭昌　芷沅　鹽城

徐櫰　亦槐　鹽城

陶鑲　式型　鹽城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一

古鹽王夢熊飛卿編　子之楨筠長續輯

孫翼齊丹書參訂

曾孫鍔劒光校正

元孫體輿德軒　興輿敬軒　重校

列傳

宋陸君實傳

淮陰龔開聖予人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
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
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
賁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
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
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炎居京口冐時望以兄
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
實嘗斂板扣轅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直孫於制使有連姻又
殿撰贅壻於是相攜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歷而已淮南幕
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其爲人沉靜寡
言與人交不翕翕熱凡僚吏因公事過閤要以賓主情接爲

貴而君實退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閤有集則持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閑寓宋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揚閫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絶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然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安東路提點刑獄公

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
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領
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
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
久在兵間歷諳戎事引以自近多所諮訪君實亦頗心贊助
之期於能濟未幾又不合以言者被論大將張少保世傑謂
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
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卽日召還遷海上君實遂執
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爲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盛服如
立太古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淒然至於朝衣揾淚悲
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疎畧君實隨時裨補盡心力而爲之及

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厓山南軍大舟三百枕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前鋒而以中部居宸扆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爲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璽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日癸未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日足下若後死以此册傳故人僕嘗托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册不得姑以所聞輯爲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畧成長句四韻卒朋從賦詩或謂僕合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畧爲拘僕聞之泣下旣而嘆日吾郡以忠孝鬪死節有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

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爲公後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托之何人此君實豈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脰之事時世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乎朋友之言豈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傳節斯爲可愧焉耳

宋史本傳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從家鎭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寶祐四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鎭淮南聞其名辟置幕府時天下稱得士之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

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歡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求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皆至相與立端宗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必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

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入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端宗播越海濱庶事䟽畧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痛者屬井澳風端宗以驚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定策幸諸臣立衛王爲皇帝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己卯大戰李恒南向隨潮下洪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衣抱帝赴水死後宮

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翟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數百餘人蘇劉義以十六舟奪港而去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門艦十八遺圍歸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方秀夫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王夢熊曰宋亡實錄大畧具於文陸張諸公本傳中然諸傳皆屬元臣纂修其當直書者中或不無隱諱幸文丞相自著指南前後錄天下後世欲尋文山生面者求之此足矣張公武人其生平勳業湮沒者何可勝道獨恨君實丞

相手編德祐以後史爲二帝信錄而竟爲鄧光薦所失令弔古之士無從詳二帝海上事亦無從詳丞相匡贊嶽猷人書俱亡讀本傳者能無遺憾耶余窮鄉晚學蒐輯無繇幸吾淮有龔聖予先生者有宋遺民也嘗爲死事諸公作傳以竊比於南軒夫子重傳武侯之義豈非不朽盛業哉余爰特搜入卷首以光全集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二

續綱目

宋度宗禥咸淳十年甲戌

冬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竟日未嘗稍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宋恭宗㬎德祐元年乙亥

十二月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先是陳宜中當國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伯顏不許至是因遣岳還復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詔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爲之岳等至高郵嵇家莊爲嵇聳所殺

二年丙子　五月以後係端宗皇帝景炎元年

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

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岊奉

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
烝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後伯顏至長安鎮陳宜
中違約不往議事乃進次皐亭山
閏三月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
府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
宜中於淸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亦以所部兵
來温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
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
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奬王
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秀夫

等沉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
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
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於福州以陸秀夫直學士院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

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閒知軍政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
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
州

宋端宗皇帝昰景炎二年丁丑

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宜中日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

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事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

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獸秀夫儼然正笏

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

右無不悲痛者

三年戊寅 自五月始係帝昺祥興元年

夏四月帝崩衛王卽位

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

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

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

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挐空而上

既入宫寨陸不見改元祥興升碙州爲祥龍縣上帝廟號
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
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講
秋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
天祥聞帝卽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
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
出諸公之手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
祥母亦病殁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宋帝昺祥興二年己卯

春二月張世傑與元張洪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
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宋亡
都統張達夜襲元兵敗還洪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
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
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
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時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
為且懈不設備洪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
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
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
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
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

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
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
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尙八百盡爲
張洪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
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
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
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之
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
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
登柂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
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

此豈天意耶風濤愈急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瘞焉

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

王夢熊曰紫陽作綱目以正統予蜀漢爲萬古開羣蒙也使厓門帝子得割海中一漚地承祖宗正朔後世董狐之筆必以一日未絕之宋存一日之正統煌煌簡册不止與梁蕭漢劉比烈也奈何天不相宋海水羣飛龍升星隕令具大筆舌者不能不追恨於淇範攻其南李恒攻其北之日耳然而丞相之行造於宋不爲少矣嘗德祐北狩之後凶賈洼劉予[illegible][illegible]綱敵宋之亡[illegible][illegible]諸而綱目乃得稱此而書景炎謨[illegible]國命張[illegible]之後復得延續於天惟丞相挾日月而行九州哉紫陽而在顧爲執鞭必所欣慕矣

著作

詔

許炯曰斯其陸君實之所爲乎觀其莊重典雅有盛臺閣之度焉哀痛憤厲有臥薪嘗膽之志焉從容危言出成章何其不動心也昔陸敬輿代言於奉天播越之時而將帥革心乘輿反正君實親之無愧而卒以不支豈非天乎嗚呼是何陸氏之多賢也哉

景炎皇帝遺詔

朕以冲幼之資當艱危之會。方太皇命之南服。黽勉於行。及三宮胥而北遷。悲憂欲死。臥薪之憤。飯麥不忘。奈何乎人。猶

托於我涉甌而肇覇府次閩而擬行都吾無樂乎爲君天未釋於有宋強膺推戴深抱懼惕而敵志無厭氛祲甚惡海桴浮避澳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爲之一摧神明拔於既溺事而至此夫復何言別驚魂之未安奄北哨其已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濵於危以相所往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鞏固忍萬苦以違離藥非不良命不可追惟此一髮千鈞之重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於柩前卽皇帝位傳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不用過哀梓宮毋得輙置金玉一切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所未嘗之患難涼

德薄祚我乃有負於臣民倘竭至忠共扶新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祥興皇帝登寶位詔

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付中國民旣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藐茲眇冲適際危急惟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相乘先皇帝聰明出乎羣倫孝友根於天性痛憤三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遺大投艱丕應徯志除凶刷恥惟懷承圖託於神明辱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偃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殷憂宜祈天而永命胡豈忍我而不其延日月爲之無光社稷凜乎如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猶

幸僅存。孟使爲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讐。大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况斯今。於前孟八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尚賴元勲宿將。義士忠臣。合志而並謀。協心而畢力。敵王所愾。扞我於艱。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於以導迎和氣。於以迓續洪休。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幼。有周不後於四征。少康之興。祀夏實基於一旅。往求攸濟。咸[illegible]與維新。十七十八十九日文武百官詣大行皇帝几筵殿早晚臨。二十日卒哭行香二十一日以登極

授文天祥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詔

帝王之立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狄[相]之重朝廷惟用儒所

以無戰朕作其卽位圖厥救功介臣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輟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並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渙告羣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不懼坎維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故適北兵之奄及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鐀之資豪傑雷動感激灑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鈍逆覩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北敵之膽及免冑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爲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闖鞏轂而追三宮復鐘簴而安九廟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外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荊棘於靈武之初子未

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尚可爲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在
思陵已登乎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今日之中興同
傳前修之專美况同列崇阜陶之遜而初政俟公旦之來肅
再秉於國鈞仍惠長於樞密優督府瑚之賜峻文階賞纖之
除申拓賦畬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歸季子爲喜朕方循於
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爾其扶於衰運尚堅忠孝大布公
忱迄圖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永弼於爰

獎諭文天祥詔

勅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忱臣
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彥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
一節敵氛正惡鞠旅勤王皇路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

口涉遠道於鯨波去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避紂咸喜伯夷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督戰精神鼓動志氣慨慷以匈奴未滅爲心。棄家弗顧。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毋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險阻艱難亦既備嘗如精鋼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倚遲赤烏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當繼紹未有知思政茲圖任舊人克勘多難倏來侯吏疊覽封章巋然盡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如諭問之勤悉備悃忱之至朕今吉日既屆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恥除凶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

書

勸陳文龍書

景炎二年春正月二十日寓潮州罪人陸秀夫謹具啟大宣撫陳相公閤下秀夫誠不自揆冒言遠寄前直院不越月貶潮迂戇無補分所宜甘第因潮以韓子過褒非所與聞韓處唐中葉盛時也衰朽送殘僅此憂耳今車馬蒙塵中原荊棘淮東江西閩廣諸路俱敗陷北向長望無寸土乾淨秀夫豈敢遊逸此土哉十數年來賢者朝者退野者隱如黃元仲陳晤鄭獻翁鄭鉞吳子純陳子修方公權材器宣撫每誦不輟口竟亦落落遯去不出一謀佐軍事於臺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非必死而爲亡也隱去亦爲亡也忠臣義士痛哭流涕亦何及曹澄孫方應發輩覔行今當不勝誅戮宣撫被

執不降亦不死比復何如想身不足惜國事不可爲爲可恨也周粟雖佳夷齊恥食毋令首陽獨孤潔罪人數千里遠祇臨風悵悵涕泗交流而已伏惟宣撫照察秀夫再拜白

跋

編正孝經刋誤跋

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者漢世藝文志顔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長而疑焉涉獵載籍罔非類是莫敢有所與既入仕滥次西蔵匃當得朱元晦刋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開朗欣欣然若有所得於是與在館諸同志因元晦之議從而删削次第之然而敢以粟絲已意妄有所參涉

於其間以得罪於先正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陸秀夫識

記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攷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滋建之於時和議計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接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都國諸邑爲特鉅屋與歲陳廩廩將壓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刑顧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合也輶車驛騎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世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修之悉撤其

舊而新是圖木甓瓦石厥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興剏畧等而其鉅也加於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也盍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修是務褒城驛甲天下才幾何時庭除蕪堂廡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矣公其工於茲能以達之廉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事於乎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修其可以弗記公名潛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宜特差充京湖制置大使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

詩

題鶴林寺詩　丞相讀書處也

歲月未可盡朝昏屢不眠山前多古木床上半殘編放懷飲
溪水助僧畊稻田寺門久斷掃分食愧農賢

王夢熊曰吾於丞相篇翰之寥寥而不能無憾於當日能
文之士也夫靖節之詩與信國之集皆在鼎移之後廬陵
即文獻相承而柴桑五男子俱不好紙筆則搜葺遺章並
使入宋以後甲子罔失豈非節義未衰於士君子之心故
相與樂志而傳之也乎丞相海上之紀既逸於鄧光薦而
史以才思清麗一代文人罕及推丞相則其箸作必有寄
名山以不朽者而卒不聞存其遺書於宋亡之後豈非一

時士君子不肯少置手眼於閒冷之地令後世有所誦法
哉夫隱輯其文章與明奉爲尸祝其事之難易與利害之
顯微大相逕庭吾故於埜丞相之衣冠而深嘆當日鄉民
之純朴義烈勝於當日士君子遠矣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四

遺事

奇石山

奇石山在厓山之北舊有元書鎭國大將軍張洪範滅宋於此凡十有二字成化丙午御史徐瑁命工削去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凡九字白沙陳獻章語知縣丁積曰宋亡時死者數萬不獨秀夫也宜書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沈此石下積以告瑁瑁不從竟刻之或議獻章書臣不宜先君者按春秋書劉單以王猛入於王城不嫌於先君也明矣

陸丞相墓

在潮州府饒平縣澳山北青徑口俗呼侍郎嶼相傳秀夫謫

潮時有一子好漁獵被逐遂家海島故厓山之敗秀夫盡驅妻子入海而其後不絕蓋忠義之報云今其子孫家沙岡者學士館基址尚存蓮花石礎約丈許天井階闌次第如故秀夫死厓山而墓乃在潮豈浮屍出海後有負骨以舁其子如信國之歸瘞吉州者耶豐城有墓去縣治西南五十餘里葢丞相沉海後鄉人復瘞其衣冠於此村名大陸頗饒衍自附爲丞相苗裔有他處陸姓爭爲丞相後者大陸莊出丞相進士科名齒錄爲據蓋丞相族也

葉元玉復張詡書 元玉明潮州郡守

承命求陸丞相墓訪得本郡有高士陸大策者爲童稚時得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貞神主在堂又有墓在澳山

北青徑口及譜存焉惜乎譜遭兵燹不完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之公諱秀夫字君實諡曰忠貞乃楚州鹽城人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士（本屬寶祐四年進士）性沉靜不苟求知矜莊終日未嘗有希合處李庭芝之鎮淮南辟置幕中擢以參議德祐初復擢禮部侍郎使軍前議和不就二王走溫州追從之益王立福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表每朝會悶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因以陳宜中譖遂謫於潮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而放跡海島繇以壽終而未破爛不知所云其二葉有水部劉壎詩一章云天地無託足海天同隰光明知復何爲不忍瞭三綱祼薦覬少延謳歌豈遠忘或者莒在齊聊且帝一方竭歷意委頓臣謀非不臧運去天莫

留力盡心彌强終不負吾主名義天地長懷璽隨龍游舉意水中央斯人文華士乃爾百鍊鋼機雲倘通譜應羞朝洛陽又家藏廣陵牡丹卷破爛已甚詩讀不能句後偶見白石山人樵唱稿乃宋淳熙間林霽山所箸中有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云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策又於丁巳年行吊海邊陳秀才家黙念其宗在彼也因訪問鄉人此有陸氏何在或詹云陸姓住於沙岡其地相去不遠又云此陸皆宋陸丞相之後也今學士館其址尚存時大策直造其地詣陸氏家老者見老者曰自宋而來吾乃陸學士之後也自祖居於此其後子孫散處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大策曰翁自稱陸氏之

後有據乎老者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礎約丈許天井堦闌次第如故大策曰我聞陸丞相盡驅妻子赴海豈復有子孫乎老者曰自先人相傳陸學士有一子好漁獵被逐遂家海島後學士奉宋幼主於此澳識其地也老者言訖大策始告曰吾正城東陸也老者設飯以待大策而別生得此甚喜但云墓在澳山北青徑口蓋此一處海面有隆南青深四澳青徑口又不知屬何澳也今大策既爲陸侍郎後卽當遣人並大策親往必求其所謂青徑口者倘墳竟不可求生當於韓文公祠堂左山下稍寬平處搆一祠崇祀之庶忠魂得以少慰焉

葉元玉郡守悼陸侍郎墳有序

案史及志俱不載陸秀夫浮尸出海其下頁骨以葬事故世鮮有知其墓之所在者也余一日簡閱潮州舊志云宋丞相陸秀夫墓在郡城南海中嶼上石碑尚存與一統志同又閱新志云聞海上有侍郎嶼秀夫墓所在焉碑已不存莫能得其處夫舊志修於成化間碑刻尚存使當時有司之賢者封表而顯遂之當照耀乾坤垂於無極矣曾未數十年碑失而墓遂湮使一代忠烈遺魂與草木同翳噫是誰之過與余深悼之紀之以詩海嶼墳傳陸侍郎一碑誰為誌幽藏如今碑失墳何在海水遺悲一樣長（此詩暨前復張詡書當在明孝宗武宗年間建祠廟置祭前後此一二年事）

伍隆起

隆起新會人三世仕宋高祖珉高宗朝爲嶺南第十三將守南恩州卒於官子朝凱擇新會之文章里居焉生子之才之才仕至陽春縣尉之才生天麟天麟仕龍井塲提幹天麟生隆起值宋季世少帝舟次厓山隆起以祖父三世受祿於宋非死不能報於是率鄉民爲義兵捍衛先是元元帥張洪範已入廣州民咸附之隆起力戰累日不沮潛爲其下謝文子所殺以其首降元陸秀夫遣人收遺骸以木刻首續之塟於文逕口山後陸相生慕得文子戮之祭隆起之墓故今人猶名其村爲釘頭村墳爲釘頭墳云

蘇劉義

劉義荆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官四年復

以守鄂功爲結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方二王走温州時劉義從秀夫追及之推戴永嘉建植大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殿前指揮司馬兼諸路經制鎭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遇陳宜中用事志未得展丁丑七月罷諸使免兼殿司帝在井澳元劉深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劉義不以爲是權舟追之不及而反夜泊灣頭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衆舟幾盡祥興嗣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司厓山兵敗績與世傑同斷纜奔海洋陸秀夫負帝沉海世傑溺水死之劉義旋爲其下所殺文天祥謂劉義剽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云

劉鼎孫

鼎孫字伯鎮江陵人第進士爲翰林學士從幸厓山陸秀夫既抱帝負海鼎孫亦驅家屬並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擄掠無完膚一夕脫卒蹈海死

茅湘趙樵高桂

湘京口人爲兵部侍郎厓山敗丞相抱帝赴海湘與吏部趙樵樞密汴梁高桂暨文武官併妻子俱隨帝赴水死

陳烈婦

厓山全節廟正寢以祀景炎楊太后當時太后赴水死難之時同死宮嬪及臣下妻女皆不知姓氏其知姓名者陸秀夫夫人李佳母陳氏耳葢宋亡時陸秀夫驅妻子先赴海死先是又有臣李佳從二王繇閩入廣其母陳氏與訣曰若勿以

我故而懷二心也送趙廣赴水死聞者哀之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東莞陳璉作精衛詞表其烈其詞曰東海有精衛銜石塡海死海枯石復爛此恨何時已天目山崩王氣消北風夜退錢塘潮厓山新稱行在所萬里兵塵漲九霄南海有烈婦能守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兒訣别萬古綱常日月明爾當盡忠吾盡節黃木灣頭風雨來扶胥海口浪如雷此時孤憤同精衛一墮滄溟竟不回滄溟之深有時竭烈婦之名應不滅

白鷴

秀夫抱帝赴海御舟一白鷴奮擊躑躅哀鳴良久與籠俱墜水死張詡作白鷴歌云君不見瀘南泰吉了餓死不首蠻夷

邱攻不見唐家孫供奉舊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鷴急主難
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
鏖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
赴碧波白鷴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參政
首戈欲斷絕宜慰脰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帝星
天不助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
籠飽鯨鯢嗚呼白鷴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厠身拉
脇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彖此禽
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此茫茫海天角魂逐
三忠戲溟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涸

王夢熊曰厓門以淳爲荒僻之地得丞相正笏其間宮寢

立於此綸綍宣於此旌旗振於此朝會行於此天下忠臣義士翊戴於此三百年禮樂衣冠萃集於此而論者乃以星落龍隱之敗運歸咎於丞相短經營才而幾忘拳石之非可以奠禹鼎也吾以爲厓門之開闢已至矣厓山片地主臣同死元雖能吞宋之江山而不能奪十餘萬沉海之心雖能招宋之亂賊而不能逆十餘萬懷沙之命至今傷心之子過而弔丞相死處歌之拜之哭之則丞相之開闢乎厓門者復何愧哉復何愧哉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五

論讚

陸愈續曰度宗即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誇功結怨欺天罔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統拱手權奸而荒於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甚矣少帝際天運傾頹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辱身被敵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無計保全效義攄忠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爲不爽也

方遜學曰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恥雖云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所能及故其出亡之

際孀后少主既已殺敵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朔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

宋論曰臨安之北遷也宋之版圖悉入於元舉海內無寸土非元兵之所至者矣然德祐遷而景炎立於閩景炎殂而祥興立於廣皆以襁褓幼冲之質當綴旒垂絕之命而猶能延三四年傳一再世攷諸野史景炎薨於海濱亂山之中其民爲之諱其處而世莫得聞焉祥興嗣位詔云予無樂乎爲君天未釋於有宋遺黎爲之隕涕莫不欲爲其君死而力莫之如何也民且如此則食其祿而立乎其朝者若秀夫之朝

抱主與之俱溺世傑之取香祝天願風覆舟與天祥之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有死之心無生之志者無惑乎其然也其所以致玆者豈非宋立國雖不能純乎仁義而未嘗不慕義强仁焉是以其效若是乎

陳洙曰宋之有天下三百餘年保養忠義之氣可謂至矣然而身與君同死生與國同休戚與社稷同存亡其名與金石爭固與日月爭光與世運爭悠久者陸丞相秀夫文丞相天祥張太傅世傑三人爲之首當是時國步移於海無可立之地矣土僅數州無可使之民矣士卒死於敵無可補之伍矣儲胥奪於人無可給之食矣而徒以海中區區之山行宮竄

榕櫟省府覆茅竹營衛連戰艦旌旗仗節裂衣裳豐篁條日

用飲食取資於苦鹵腥羶乃欲以是而制西北方强之勢百萬善戰之精銳全有天下之利雖三尺之童子固已知其不可爲矣而三君子者一則召募轉戰收復於北一則垂紳正笏弼成於中一則鼓舞疲兵格鬬於外使彼獷悍横戾凌蔑衣冠之氣知中國之固結民心能如此知中國之保延天命能如此知中國之培植人材能如此環視垂涎經及數載而不克後雖力盡氣竭運移命絶而必不可爲則甘心就擒北去從容歸死則毅然以正負君死社稷則欲復求趙氏立君中遭覆溺呼天正斃皎皎烈烈而於勝國榮其華挺其幹照輝餘光至於今使人閔其亡而珍重於三君若應龍威鳳之游太空若景星卿雲之開瑞圖恨不枕之股而哭之痛親同

其危而快與之殞也非所謂出於天衷之公也耶
羅倫曰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彞也不可解於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爲而爲哉不可解於心也宋之禍甚矣澀源於初富弼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熾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尤也元師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卞彪說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瓣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張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行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

十萬者丞相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皐亭奮罵不屈被留敵營鎮江亡歸開督南劍襲執五坡目擊厓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者丞相文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義之盡仁之至也

湛甘泉曰夫三忠者不自知其爲忠不自欺其心而已焉者也知其爲忠而爲之則非三忠矣夫三忠者自盡自心自存自性知殺身而不知成仁知舍生而不知取義者也殷有三仁焉曰人自靖自獻於先王若三忠者亦惟知自靖而不知自獻於先王者也自盡自忠於人何與焉是則三忠也已矣

宋濂贊曰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

雪皎如兮肯污泥滓赤帝出海兮爾心不死

張詡贊曰扛鼎之力含宏之量捧日南奔首居弼亮碧海蒼厓行朝草創正笏垂紳大學勸講潤色綸王言敷暢時時從班欷泣北向大事頓非朝服陳狀一辱幕庭生不如喪蛟龍之窟主臣俱虀於社稷死義之攸當龍逢比干我心一樣皎如日臨巍乎嶽壯

薛嵩時賦畧曰惟太傅張公世傑與陸公秀夫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以托六尺之孤期中興於一旅暫外守於一隅因龍光之見瑞扶冲質以登樞繼炎於德祐法紹興與祥符升硇州爲祥龍之縣以廣郡爲形勝之區謂雷化之交旣非善計而硇州之地亦不可居上睹兩厓之險若中見一港之貫

如乃嶺南之都會爲萬邦之所趨可以握要衝而固險圉據
至尊而脈鴻圖於是奉璽綬而馳驛擁翬翟而來胥刷四州
之人匠運列郡之糧儲立行宮今幾三十所建軍屋今凡一
千餘秀夫則內籌軍旅外調工役宵旰勞心推戴協力或在
行而淒然或立朝而正色雖忽遭流離之不遑而大學試勸
之不息盍欲贊炎祚再造之皇猷續火德中衰之天歷也無
何月貫南斗陰犯太白妖彗氐自橫朔日晝蝕山西出氣而黑
燀海北隕星而紅色已而元兵來侵中軍進逼統制納降丞
宣叛逆洪範直圍於南李恒徑截於北汲路既斷援師莫及
上下交攻胸背受敵於時草市烟消行朝烽熄水砦始燬
[illegible]汽營火舟脂然泥艦塗飾死守之計愈堅勝負之見太[illegible]

彼勢方猖我戰彌亟自朝食時至日中昃兩軍屢交將士疲極俄而一檣旗仆萬鼓桴寂砲火飛而星紅海水渾而血赤王氣與日而並淪士屍若山而高積金甲慘而無光霓旌落而無色兼以風雨暴作昏霧四塞霧曀霿霾不辨咫尺秀夫知勢去而不可爲欲力捄而不能得乃走帝舟冠裳拜白凡爲國君當死社稷三宮之輦轂不還九廟之鐘簴久易毋爲再辱遂抱帝溺世傑乃斷維去港思走番國挾劉義以收兵值自立而敗績復欲奉太后求遺息繼宗祧復疆域太后乃撫膺大慟有撰其擗其忍死於萬里之間關正爲趙氏之一塊肉食今無望矣生亦何益願隨吾帝子葬滄溟之魚腹不能從汝輩奮泯沲之鵬翼也遂赴瀬死不復顧惜世傑收之葬

於海側於是挾鬪艦張征檣乘早潮以出澳得順風而入洋
將之占城而還廣右方抵海陵而艤平章颶風復作舟人倉
皇乃登柁樓遂取瓣香仰天祝天天其鑒卬卬之為宋亦孔
之將既翊端廟又立衛王今既若此天胡不臧言既未已風
濤愈狂舟迺遂覆宋於是亡於是文相天祥亦召募於外往
來勤王始出督於南劍適亡歸於鎮江脫危機於虎口蹶困
足於羊腸冬入於汀春移於漳轉戰廬陵敗於空坑迺奔南
嶺迺駐麗江迺移船澳乃屯潮陽乞入朝而不許徒屢進其
封章奈樞密之多忌值逆謀之不良指賊騎於督帳執相衮
於匡床飯未畢於五坡之嶺舟卽載於官富之場是時乃目
擊行朝之潰而身繫乎凶敵之航恨不能奮此身之虎翼助

我師之鷹揚但嚼齒而唾罵涙悲歌而慨慷謀蹈海而不得遂吞腦而自戕厲正氣而激切熱中丹而苦傷挫百端而不屈念一死之無忘如萬折之必東百鍊之愈剛後雖捐軀報國於燕市之側而忠魂義魄則遠於厓山之陽夫三人者爲宋烈士讀聖賢書志聖賢志乃殺身以成仁捨生而取義樂人之樂而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此其所以爲仁之盡而義之至也嗚呼人生世間亦孰不死死雖可惡生有可恥與其罔而生孰若正而斃若三公者可謂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者歟

潘埧贊曰扛乾坤葬魚腹不辱君也抱日月浴鯨波不辱臣也遭古今未嘗有之大變而能全天地無所逃之大倫也三

人之死一道三代而下一人[illegible][illegible]戲宋養士三百年如海之涵川之源也胡爲乎白鷳投[illegible][illegible]衆星隕海有此應也無乃泰道不交大臣奸而小臣倭[illegible][illegible]亦天之所廢非仁厚以爲寔也賴我公二三將相奮於後光於前乃不幸之幸也冩眞入石奉祠鄉社予小子肅然敬也

楊瑞雲題本傳後云予家厓山下最悉丞相死事及至鹽城則丞相故里也益欷歔泣下而不能已焉訪問其後謂當時已盡驅妻子入海矣然潮郡有城南陸城東陸云皆宋左丞相之後其家尚有忠貞神主謂丞相生有四子其一子名繇者好漁獵被逐得不死惟遺堂族悉居淮海間傳派久遠疏湹别籍均得繁衍其後人云噫嗟丞相忠魂在厓山神爽嘗

往來故里其丹衷正氣則長在天地間耶

王夢熊曰自宋祚之旣絕也一時品題丞相及文信國張越國者輒以殷之三仁比之蓋有三公而後忠孝之情不没於天壤君臣之義復炳於人心以視三仁殊無愧色而諸君子又爭爲表章其洗暢幽遐同光星漢厥功甚不可少此余今日搜集論讚之意也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六

題詠

宋

集杜弔陸樞密秀夫 有序　　文天祥

樞密字君實文筆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陷永嘉推戴有功及駐厓山兼宰相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紀綱之厓山陷與全家赴水死哀哉

文彩珊瑚鉤 奉同郭給事靈湫作 淑氣含公鼎 張九齡 炯炯一心在 嚴武 天水相與永 渼陂西南臺

弔陸丞相　　河南人 方回 萬里

亘古無斯事於今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沉身蹈海言

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徵一抔土魚腹瘞君臣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尙扶顛鰲背舟中國龍髯水底天羣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郭景星

黑風吹澥浪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節國家那復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足有稱猶憶城南秋雨夜一窗曾共讀書燈

永嘉俞德鄰宗大人

杞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垂可挽魚腹葬何憂萬死丹心在千齡正氣收元知精衛忿今古不能休

十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圖不再安。應甘跕東海。不肯縶南冠。自古誰無死。從容就義難。

羣雄分愛死。一士獨捐生。運數絕難續。綱常晦復明。人知念王蠋。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他年看史評。

跋陸君實東後　　曹俞

吾師遊宦去國專又乘桴有地皆周粟。無人可趙孤。生期斷鰲足。死學抱龍胡。遺墨仍留在顏書比得無

元

題秀夫抱帝入海圖　　洛陽人學士承旨　姚燧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赤縣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身藏魚腹不見水手挽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

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

有騎　朱　無
藝集

六蔡海上失乘輿天柱臣難隻手扶應有二妃魂尚在至今何處弔蒼梧

明

厓山有感

南海人洪武
庚戌進士　孫　賁

厓山峙海門乃宋沉國所雙龍如九淵義士赴強虜妻子驅先淪焚香亦何補我來弔忠魂但見浪花舞底用璽發光淒其爲懷古

都御
史　謝士元

扈蹕南奔泊海涯拍天風浪更何之托孤六尺鬼神鑒報國

一心天地知持重猶能懷信璽顛危終不竪降旗君臣同楚江魚腹百萬蒼生不盡悲

大忠祠　　新會人翰林檢討明白沙理學大儒祀孔廟陳獻章

天地神祇此大忠百年舟楫更誰同蒼厓不是無春色吹盡斜陽一笛中

遊厓山泊舟奇石下風雨夜作　　前人

千尋鐵索鎖江雲南北當年一水分晚泊孤舟奇石下兩厓風雨夜深聞

與李世卿同遊厓山　　前人

海風晝號山木折黑浪夜撼蒼厓裂有廟於此昭臣節吾昔大書吾腦熱天冠地屨君臣別萬古不使綱常滅角聲嗚嗚

旗獵獵。樓船將軍過擊楫。楚客旁觀默無說。肝腸裏有二公

鐵。南山老人紅玉頰。咲坐松根待明月。

弔陸公祠　　　前人

傷心欲寫厓山事惟看東流去不回草木暗隨忠魄弔江淮

長爲節臣哀精神貫日華夷見。氣脉凌霜天地開。耿耿聖旌

何處是英靈抱帝海濤隈

茶陵人甲申進士
文淵閣大學士　李東陽

國亡不廢君臣義莫道祥興是靖康奔走恥隨燕道路。死生

惟著宋冠裳。天南星斗空淪落。水底魚龍欲奮揚。此恨到今

猶不極厓山東下海茫茫

汴城杭國總邱墟三百年來此卜居海外河山非漢有。嶺南

人物是周餘。行宮草草慈元殿講幄勤勤大學書辛苦相臣經國念有才無命欲何如

北風吹浪覆龍舟溺盡江南二百州東海未塡精衛死。西川無路杜鵑愁。君臣寵辱三朝共宗社興亡萬古讐若遣素王生此世也須重紀宋春秋

長洲人成化壬辰殿撰吏部侍郎 吳寬

獨上高樓望大洋。曉風吹淚濕衣裳。何人忍恥修降表。當日臨危進講章。海島全身惟判相。潭州無事却勤王。史家未識留燕意。便把祥興繫宋亡

崑山人翰林侍講 陸釴

英雄無地力難支風雨蛟龍窟屢移萬死尚提孤劍在五年

空繫寸心悲絮華搖落流離日大學從容勸講時千古程嬰有遺恨曉來無奈颶風吹

安福人翰林侍講　劉　戩

捧日扶天事已空樓船笳鼓瀰門風與邦一旅終無頼自靖三仁別有功今古綱常輕九鼎春秋冠佩走羣公年來消盡英雄恨極目滄桑又不同

廬陵人翰林侍講　王　臣

人間惡鳥棲金屋海上樓船駕颶風國破忠臣惟有死天亡卷土亦無功英雄俯仰成遺恨元氣分明託數公千古翔龍何處是愁雲日暮遶行宮

丹徒人成化戊戌進士廣東提學副使　丁　璣

諸老丹心懸落日。樓船豪氣逐秋風。生如賣國榮猶辱。死得成仁敗亦功。蹈海名高齊義士。運籌人泣陸宣公。厓山一片淒涼月。誰遣啼鵑入故宮。

番禺人己丑進士四川按察使司副使 江源

斷港風煙駐帝舟。汴梁城闕隔中州。手扶赤日雄心在。血灑滄溟正氣收。九死未消吞敵恨。千年不共戴天讐。大忠祠下東流水。潮落潮生春復秋。

癸未進士邵武知府 李翔

行朝誰更可登壇借手無人爲復韓全浙及時堪决戰南滇何地再偏安死生已判綱常在慷慨徒多事勢難千古英雄遺恨處臨崖空帶怒濤看

香山人辛巳進士翰林侍講　黃佐

雲掩西湖王氣消厓門回首紫宸朝露松似浥朝衣淚不逐清梧日夜凋

慈谿人己丑進士按察使司副使　陳茂義

孤臣血淚滿朝衣百戰山河事已非金甲總隨黃霧散石門空想翠華歸風生急峽濤聲怒廟枕荒岡樹影稀獨有陰魂和海月至今猶抱六龍飛

婺源人己丑進士廣東參議　汪大受

汴梁風日尚春溫潮過錢塘到海門青草夢魂迷鳳輦蒼崖鮫室泣龍孫君臣已共舟旗仆祠廟空遺殿閣存殘水斷煙愁不定漠庭回首又乾坤

古祠寥落對行宮。朝市荒凉夕照中。玉璽久隨滄海去。銅駝空見碧苔封。已無抔土藏遺劍。猶有餘民泣墮弓。一曲薤門歌不盡。滿山松栢起悲風。

新會舉人許炯

滄溟方擊節金屋尚垂簾國事關心苦朝衣浥淚霑天涯扶日爲水底抱龍髯。廟貌猶生氣千秋肅具瞻

新會舉人許燦

雙厓懸作勢。一水怒排空。國難身何惜親征氣尚雄魚龍吞玉璽麋鹿臥行宮舉目都遺恨蕭蕭起颶風

翰林院編修吳國倫

敬題鹽城祠

晉江人刑部尚書蘇茂相

浮海南奔擁六飛孤臣血淚灑朝衣。石銜精衛心猶壯。鼎抱龍髯願不違。越嶼草荒樞窆塚。厓門花滿侍郎磯。可憐舊國還祠廟正笏忠魂歸未歸

崔維嶽

裂盡忠肝國已殘爭將一柱砥狂瀾孤魂酹血千江赤正氣凝霜六月寒天意果然延線脈君心端不令偏安於今潮射厓山瀑疑是當年淚未乾

失名

萬里烟波望欲迷孤臣危主總凄凄戰餘海國樓船杳力盡厓山鐵馬嘶恐死未能留社稷。割恩甘與葬鯨鯢。忠魂飄泊知何處。古木寒鴉夜夜啼。

楊瑞雲 南海人萬歷甲戌進士知鹽城縣事官至刑部主事

欲挽重溟蕩塞塵烟波萬里惜辛勤行宮端笏如平日講幄
沾衣爲幼君曾共妻孥塡瘴海至今祠廟鎖寒雲我來細訊
瓢城老絕世忠貞不恐聞

君自前身楚大夫閒關閩廣奉遺孤淚邊華夏憑誰主海上
魚龍助劍呼星落滄溟寒戰士檣飄白浪盡雄圖我家正在
厓山下慣聽凄凉野殿烏

吳敏道 寶應人

丞相祠堂射水東入門長嘯起悲風萬年忠義丹青裏一代
君臣涕淚中檜覆虛檐寒日慘鳥啼荒戍暮天空我來爲奏
魚山曲遺笏依然出貝宮

翠華飄泊子規啼。悵望龍舟蜃氣迷。辛苦忠臣還故國。淒涼詞客有新題。淚添滄海朝衣濕。腸斷厓山鐵馬嘶。千古忠魂誰爲洗。穹廬今隔玉門西。

武進士金吾右衛指揮守備邳鹽　楊天旦

爲扶幼主趨閩廣。泪血朝朝染海紅。一木豈能支大厦。千年猶自抱孤忠。寒雲慘澹滄溟合。古廟淒涼雪色中。立望厓門天幾許。知君英爽尚淩風。

樽酒相逢滄海涯。細談往事轉堪嗟。誰人不下孤臣淚。何處重尋帝子家。神鬼虛堂時駐馬。氷霜古樹暮棲鴉。精靈儻化延龍劍。一掃邊庭萬里沙。

盧守恭

萬古君臣義從容一抱中厓山挺高節淮海仰遺風

安慶人 劉若審

天街運不界忠計到厓隈曾日戈曾返錢塘弩亦回个臣有高在一旅少康來何意蒼天遠從君共蓋埃

曾無置足地濤底正君臣龍舊乘軒鼎鷗知避帝秦盟心圖一灑報國恨胥淪宋去先生在恭瞻不敢纝

嚴 豖

海天宮闕挾龍飛不類稽顏血濺衣一旅誓興三主祚丹心未許隻輪違粵嶠夢繞文山魄厓水聲號左相磯肅禮祠容來射邑僾然憑弔欲忘歸

徑山釋 通容

宋國當年有大臣同君生死只斯人江山有盡忠無盡身世非眞志益眞浩渺海天騰膽氣光華日月著靈神一時幼主齊沉水萬古乾坤感至仁

北平人　王　源

風雨西冷宋社移無邊鼙鼓逼南陲二王辛苦投荒日陸相殷勤勸講時瘴海雲沉黃幄暗厓山血冷翠華悲至今靑史留遺恨孤客斜陽弔子規

以下俱鹽城人　潘　楷

潮聲戰鼓匝龍舟天意難容智者謀手挽龍髯乘鼎去名隨浩氣到今留厓山行殿空秋草越嶺荒墳伴海鷗惟有里人崇廟食忠魂應向故園遊

張健翮

大厦將頹一木支厓山風浪斷腸時已知事去人何濟更惜身亡國有誰手挽龍髯扶帝鼎魂騎箕尾翼天維休言誠正爲迂緩此道平成總不思

湖廣德安府教授 殷龍翔

中原凜凜有奇人烈著厓山苦節申顛沛夢魂嘶鐵馬間關血淚灑風塵危疆獨正孤臣笏沉海猶肩幼主身天意邪從人力挽叨聯梓里倍沾巾

殷用梅

幼主飄蓬事已非儼然正笏凜君威南奔粵嶼心同石北望中原淚滿衣臣節不隨天運改忠魂應逐海潮飛於今浪激

厓山雪猶似當年欲哭圖

殷用霖

天開忠烈歷多艱一榜三人迥莫攀宋室通臣惟枋得燕京浩氣有文山先生正笏從容處幼主聆書覆敗間聞道至今南海上潮聲如帶佩環潺

姚思賢

不見當年帝子家靈祠猶自鎖烟霞龍隨玉璽沉青澥星殞厓山護翠華風雨長嘶天外馬英雄誰斬澤中蛇祇今空有南遷淚義骨何須咽暮笳

顧恒

幼主南遷王氣殘朝衣濕盡淚汍瀾顛危不廢經筵重悲壯

能令將士寒力殫孤存護敢死身亡國滅此中安當年若使
天延宋一旅奚教戰血乾
風雨龍舟去路迷如公端笏更悲淒天亡宋祚千星殞敵薄
厓山萬馬嘶雖共妻孥塡瘴海。未教臣主辱鯨鯢。忠魂到此
應無泪夜月徒教杜宇啼

張龍文

荒祠斷碣古雲間如擁風濤負帝還元室於今無尺土。趙家
此日有厓山。閩南血灑孤臣恨漢北魂消列聖顏精衛隨潮
呼夜月。忍聞鼙鼓渡重關。

葉奇

大厦將傾一木扶厓山正笏守偏隅囘天空灑千秋淚蹈海

猶肩六尺孤潮汐豈遵元氏朔颶風如作宋聲呼到今臣主俱全節血擁寒濤泣鷓鴣

高爾珍

天移宋祚死孤臣一旅南奔志未伸四塞陰霾迷咫尺諸舟環結畏烟塵不遺白骨留荒塚直洗丹衷照海濱潮汐全家千古墓飛流日夜咽厓門

宋　曹射陵

由辟薦授中書舍人有會秋堂詩集文集

北斗南遷王氣迷。潮鳴瘴海雨淒淒。天窮宋室龍為遯地盡厓門馬不嘶一代君臣歸社稷全家妻子逐鯨鯢寒山每墮千岩淚明月飛烏空夜啼

颶風吹臘指危冠千古忠魂淚未乾戰血入涵南海碧石[illegible]

高燭一天寒斂宮不輟朝參夜魚腹仍尊講學壇漠漠孤厓一卷石至今猶爲趙家看

順治戊戌進士遵義府司李有懸秋閣詩集　沈　漢　書樵

先生信國兩誰磨我欲同歌正氣歌塞馬千山橫鐵笛樓船一片臥金戈兵棲越嶺流星殞滅厓門古血多自此君臣同不死紫瀾時觸海中波

年十三入邑庠第一後與叔父青巖夫子有同志　王翼武　文脩

臣子何爲迫君死或存或亡聽之耳不知此是婦寺忠相公大義寧同此肯以孺子待吾君銜璧稱臣眞足恥徽欽北狩竟何如德祐皇帝再誤矣完顏不屈奇遲溫雉經蔡州猶爾爾何況大宋異亡金豈宜三有降天子請君負在微臣背君

臣都俞起海水以濤爲槨魚爲棺不使元臣得長齒可憐守緒骨已分臣今斃君在波底楊璉眞珈毒難施何繇獻骨燕京裏只此勸君死社稷猶是誠意正心理鮫官夜夜聞講聲還與吾君相終始嗚呼遍觀古忠臣忠臣之忠完一己疇似祖公善事君成君以義壽青史君有臣兮祖有孫亡國雖悲仍足喜

王夢熊曰古未有取死國之臣而歌之咏之者也其始於商周之際乎史以爲採薇之歌夷齊自登西山而作吾以爲不然兩人謝周粟入深山水石幽絕之處亦誰爲借夷齊者掖其蹄而紀其言使天下宗周之會知以暴易暴之語出於兩餓夫垂絕之日耶吾謂有人之境夷齊必不餓

有可偕之人夷齊必不歌爲踪跡之所到聲音之所留皆有意乎忠孝之可名後世者也夷齊豈爲之哉若然則採薇之歌誰爲之乎此必有心世道者傷黃農之不作憂放殺之相尋托夷齊之口以自寄其性情焉耳故文山之絕粒六日敵舟之萬目相矚也而其心與夷齊之空山無人同丞相之沉尸於十萬士女中兩軍之萬目又相矚也而其心與夷齊之空山無人同又何必定遺絕命一詞自爲表見直留炯炯一心與天水俱上下耳矣而人顧從而題咏之何也君臣之義性也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情也此吾人所固有者也雖其身之遇合不同世之遭逢各別而固有者不可掩爭於丞相之死金石其聲不煩考

擊而滿天地雖辭之者不能辭也吾故於題咏收錄尤多

云

崇祀

崇祀忠烈奏疏

陶　啓

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分巡嶺西道僉事臣陶魯謹奏為崇祀忠烈等事臣聞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所以扶綱常立人極者必以顯忠遂良為先務然不有以旌之於既往則無以振之於方來臣伏覩三代而下忠良之臣莫盛於宋宋興三百餘年元兵凌鑠宋祚乃亡是亦宇宙一大變局當是之時忠臣義士踰嶺蹈海効死報國者固非一人其間赫赫顯著可與信國公文天祥並著者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二人實佐帝昺與元將張洪範戰死於廣東新會之崖山十

萬生靈隨之以爲忠義之氣常神於天地間非尋常節烈之所可比倫也臣 復思秀夫等既爲宋臣盡節於宋亦是常分惟其負帝入海以成其君効死力戰以完其節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英風邁烈震耀古今使宋代降元之人赧然媿恥此其爲教若嚴而忠至大也從前有司失於建議百有餘年未嘗聖朝褒奬建立祠宇至今海濱或露威靈臣先任新會縣顧以邊境寇患未靖一向稽闕今又連年分巡嶺西道經厓山忠義感激謹於本年六月內省令該所縣仗義軍民各願出備木瓦於陸張死所卜地爲祠緣係旌忠建祠事理未敢擅便如蒙准奏乞勅該部計議特賜廟額榮加封謚量與祭祀時儀行該府縣歲時致祭庶使忠義之靈有依

人臣之節有勸世道幸甚具奏該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奉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附祭品

豬一　羊一　大羹一　和羹二　鹿醢　兎醢　魚
醢　醓醢　鹿脯　芹葅　笋葅　韭葅　形鹽　藁
魚　棗栗　榛　芡　菱　黍　稷　稻　粱

儀注

祭全節廟之前日贊引獻官常服詣宰牲房省牲贊唱
省牲禮畢宿於齋次執事者陳設至正祭日三鼓執事
者各實祭品獻官常服簽祝版於幕次執事者置祝於
案置帛於篚取毛血盤置牲案下盛牲於案通贊唱執

事者各就位次陪祭官各就位次引獻官各就位次正獻官就位贊引就位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以毛血瘞於坎遂啟牲匣盍迎神通贊唱迎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奠帛行三獻禮贊引唱詣盥洗所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丞相神位前跪奠帛獻爵獻爵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讀祝畢俯伏興平身復位獻將終分獻官於兩廡行一獻禮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徹饌送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瘞所贊引唱詣望瘞所焚訖唱禮畢按三忠同享一中牢少牢常服行事故無飲福受胙之禮盬城祠同陶公請立廟每年春祭一次至嘉靖十年以師儒羅士

賓等請准加秋祭

請祠呈移文　　明廣州府太守趙善鳴

呈爲修廢墜以彰聖恩表忠烈以勵世風事切照去新會八十里瀕海厓山乃故宋行朝之地當宋室末造事勢窮逼計無可爲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海死之太傅張世傑以聞楊太后太后曰我忍死間關萬里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一時六宮百職同死國者十萬餘人七日屍浮塞海是爲君死社稷臣死君天地之大義也元主中國故宋行朝忠義泯泯百年逮國朝成化宏治間始有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廣東右布政使劉公大夏按察司僉事陶公魯徐公紘戶部主事張公詡相與諏爰咨謀先後請建殿宇祀

典賴我憲宗純皇帝孝宗敬皇帝欽賜俞允立全節廟以祀
楊太后大忠祠以祀文信國公天祥左丞相陸秀夫太傅張
世傑三公准依先聖歷代帝王事例行令本布政司轉行本
縣支給官錢買辦祭品每歲有司正官親詣祠致祭一次嘉
靖十年內蒙巡撫都御史林准守巡王楊呈准師儒羅士實等
呈爲增祀典以崇忠烈事申詳依議加仲秋一祭仍令依期
於厓山致祭不許畏避涉海止在行祠行禮塞責此繳前後
崇重忠烈可謂至矣奈何人情忸於安逸利於省便嘉靖九
年改在邑後圭峯僧寺爲行宮行祠遂每歲致祭於此以致
厓山廟宇傾頹忠魂無依甚非所以崇奬忠烈奉行聖旨之
意也本年七月內暫鳴與客泛舟厓門弔古目擊廢墜追念

先師白沙羣公經始之難歲月無何而湮没隳之慨然有修復之意適有邑士容逵願出白金百兩助工遂與相度次第經理事體重大未敢擅便理合具呈宗主老大人臺前伏希計處轉達撫按衙門批示施行仍乞行本縣照前親詣致祭毋泥圭峯行宫之便庶恩典彰大義著其於激勵風化或不小也實爲萬幸須至呈者

重修厓山祠碑記　　林雲同

雲同往侍先僉事府君岡州三年風俗典故何嘗不詳記之也而忠烈節概凛凛乎百代猶存生氣大海之涯巉石之巔又豈能頃刻忘哉穹祠麗碑與水俱深與山並峙樵孺販豎吁嗟而過不問同情況吾大夫士明經據禮旌忠尚義者哉

嘗讀宋史至沉海事嗚呼自古治亂相因興亡相尋何可論數然未有淪而盡入於海者悲夫不忍言也海上之行平常猶難之思以數十萬之衆間關恢復豈不左哉一成一旅中興之謀其固在茲乎幼主之抱焚香之祝南向之拜仁至義盡皦若白日三公之心同也祠以祀與也於厓門故也彼圭峯何爲哉余行部過之悲焉諏於衆如余所訝且備言所以興所以移所以不之彼之此與彼所以壞之因詳而聚余益悲益訝乃鄉太守趙善鳴氏以狀請益詳益毀嗟夫以余所知少小耳今越二十年遂變更如許是謂明經據理旌忠尚義者歟維時奉勅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蔡公經具濟世之鴻猷廓忠貞之壯志武畧文謨類興廢舉巡

按廣東監察御史姚君虞才識俊明聿敦禮義雲同歎而與
曰茲非陽明之會鼎復之機乎因具列厥繇曰厓山乃宋君
死難之地我明宏治間翰林檢討陳公獻章議祀事僉事陶
公魯輩奉旨建立大忠祠祀文丞相天祥陸丞相秀夫張太
傅世傑又全節廟以祀楊太后有司歲詣致祭此誠崇忠義
以正綱常順人心而興禮義其所關繫豈小小哉夫當大事
危急之秋慷慨激烈既浩然以大海為歸則其精神流寄天
地間耿耿不滅固知凜然皎然棲息茲土無疑矣凡我司存
必須冒風波之險躬蘋藻之勤庶幾誠敬孚洽冥靈顧歆也
今乃於附郭圭峯山祠權宜行禮而彼厓山荒宇榛棘荊莽
豈所以仰體國家褒遂之鴻猷俯視黎庶瞻慕之遺跡哉稽

參典禮允屬未宜又曰圭峯行祠起於某某推究契原義當毀廢二公欣然嘉允語具在志中 雲同 遂筮日祭告檄有司以宜毀宜修之狀知縣何廷仁毅然曰此守土責也率主簿孫從善教諭沃惟祿訓導陳鳳儀王天祈泛海相度所宜陳列周悉可之遂以孫從善專治工程而何尹總焉經始於壬寅四月念九日御史舒君遷嗣至雅重光明率與風興聞斯舉曰休與其適當余心哉趣令成之乃於癸卯六月初五日卒工堂除庭序廊廡閎閑翼翼然新矣庖湢垣墉鐘鼓帷帳戢戢然飾矣而戹門之事論者嘖嘖異矣嗚呼天下之道二邪正而已矣人心之公二是非而已矣然或病於因循狃於阻格而卒無以遂其初心此今時通患也以三公之忠呼於

塗之人有不翕然同詞者乎厓山之祠載在祀典舉而行之有不翕然同詞者乎顧越二百餘年而始創議於陳陶諸君子幾就湮沒乃復新於今吁可念也或者以涉海為難然余嘗聞海濤洶湧盪雷震電駭歲往祭告則風晴日朗安流不驚是三公之靈氣盈下上曷其有極而惡險就易甘心違制廢禮不亦惑耶於戲忠義在人根所性而有者也故有感斯興有觸斯應其機甚神昔者聖人以神道設教我國家褒賢獎貞極隆至渥要所以感人心鼓舞羣動非徒慰死者既往已也諸公拳拳興復雲岡小子敬任其責無亦恪遵聖制明經據禮旌尚忠義之意亦庶觀者有興焉耳是役也費用金二百九十有餘取諸侵沒祠田者一不以煩公帑令更立守祠

別置祭田俱載諸碑陰俾後可攷見云謹記

陸公祠仰止堂記

程 [illegible]

仰止者何仰宋丞相陸公也何仰陸公也仰其盡臣職也公爲宋丞相播遷閒關卒至成仁取義以收宋室三百年養士之功無愧爲人臣矣是故仰陸公之盡臣職也或曰古人願爲良臣無爲忠臣公値時不幸凡爲人臣者弗之願也噫治亂者時也忠良者心也時有幸有不幸心則一也是故治則都俞過則諫諍難則死義臣職當如是也故曰忠良一道也李直講云天下治則談禮義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嗟夫此公之心也此公臣職之盡也夫宋遷碙州時事可知矣羣臣多欲散去公曰古人有一成一

旅中興者乃奉立衛王此公存而宋存也及厓山之急公曰陛下不可再辱遂負帝同溺是公亡而宋亡矣嗚呼莫大乎社稷莫重乎君臣而公之存亡以之孰不於公而敬仰哉予讀宋史卽公行事而知其心焉夫行宫正笏者曰敬泣感左右者曰誠日講大學者曰正外籌軍旅內調工役而綜理周密者曰才潮州之謫宜中之意也而無所芥蔕於中曰量若公者可爲萬世相天下者法豈獨鄉邦後生小子之所當仰者哉雖然傳曰事君能致其身公之妻孥先溺獨身乎哉然則爲人臣子無崇卑無遠近爲終身謀爲兒女子計者覩公醜顏否予因作堂於公祠之前聚徒講學因名仰止又爲之記

重修陸丞相祠記

楊瑞雲

夫宋亡死節之臣多矣乃余則以陸丞相爲稱首云蓋我臣武將率貔虎之士鼓勇血戰敗北而死死於一時封疆之臣嬰城自守食盡力殫先城未破而死死於旬月亦有舉其家同死者然高樓止水猶在疆土中乃陸丞相則自德祐元年至祥興二年歷時久矣一念忠赤直與宋室相爲存亡心逾金石氣貫日虹諸臣相繼亡去丞相獨不去又召致陳宜中張世傑同赴國難周旋不舍今年走溫州明年走福州更歷三主間關播越至於海上迨厓山破虜帝爲元人所得貽宗廟社稷之辱乃驅妻子先入海於是負帝入海死嗟乎難莫難於從容就義終始不渝烈莫烈於舉家沉海盡葬魚腹故

余譚品宋亡死節之臣以陸丞相爲稱首云余家厓山下最悉丞相死事每登厓山俯海濤倚風悲弔之顧當其時七日浮屍出海上人得收葬之故潮州有侍郎嶼即丞相墓也歲久墓就平後遂莫考覽丞相葬處傷哉萬歷已卯余授命宰鹽城則首謁陸丞相祠又獲拜於所葬衣冠之墓有厚幸焉葢丞相死所乃余之鄉也余所宰邑則又丞相之鄉也有異代之誼矣其旹祠宇荒圮余亟修飾之既落成釃酒以告而誦九歌九章以爲迎神送神之曲肅乎見其儼然正笏之容而英英乎若其神之颯然而來也則竊欷唈太息曰史稱丞相仗劍驅妻子時夫人有難色豈謂夫人難一死哉夫人從丞相蕩析者數年習聞忠義之言已自分一死所云難色者

蓋欲與丞相同死耳以故丞相諭之曰爾先去怕我不來遂與三子偕入海死夫自古誤國賣主之臣負罪天地萬世而下駡之不容口姑無論已至其纓緌當朝庸庸碌碌無所表樹者卽貴盛炫赫一時然死肉未寒已成光滅景絶同糞土矣乃陸丞相死忠魂烈氣千載如生載之汗青日星並麗著之祀典俎豆生馨並其妻子亦烺烺炳炳施聲來禩丞相不死哉余不丞相之悲而丞相之豔敬書於仰止之堂以告萬世之爲人臣者

王夢熊曰厓門祀三忠是丞相死所也京口有祠焉是丞相所旅處也淮陰之祠與徐節孝儷是吾鹽爲之屬邑焉吾鹽旨專祠於城南是丞相父母之鄉也吾鹽之祠其諸

祠之星源蒲海哉延及淮泗達於粵南廟食可謂盛矣而吾猶有遺憾何也有宋享國三百廿年比於黃屋乘煙六飛墮水之日流血浮屍以身殉國者幾十萬人焉而要皆視丞相之身亡則與之俱亡者也豈非講明誠正之學瀕死弗遑存丞相一人在斯君臣大義天水爲昭十萬人身卽可沉而心卒不可變乎若然則丞相宜與伊洛諸賢共配孔廟俎豆亦復何媿而黌宮芹藻之薦至今闕焉未舉豈議禮之家猶有訟而未決者哉丞相扶顛隮之運正笏危言於天翻地覆時萬死不忘聖學使後世議禮之家援此爲斷復何容置輕重於其間乎而乃於表章聖學之儒則競進之宣尼之側如丞相之躬行實踐顛沛必於是者

第聽之各祀之於其鄉與其名節始終之地恐非所以定
典禮於萬禩也吾不能無厚望於將來之君子矣

宋左丞相陸公全書卷八

議謚

請陸丞相謚議

陳　美

鹽城縣爲忠臣不可久缺謚典敬攄末議以表忠貞事竊謂賞罰繫一時之榮辱而謚法開萬古之勸懲古今有勳勞定國死力勤事者槩得謚至若孤忠凜烈砥柱頹波而不幸鼎移身殞爲當年之所不及謚後禩之所未舉謚者尤當表而揚之以識不朽庶不失春秋微權耳卑職弔古至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海心竊壯之以爲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烈丈夫何凜凜若此古未有也其亦宋家三百餘年尊賢養士之報也哉及補令鹽城鹽屬公故里邑中有祠而祀之者涖任之

初偵之髦俊譜系云亡稽其顯號尚未有謚也嗟呼以丞相間關板蕩就死如飴而不一膺身後之華袞是亦我明之缺典哉夫忠莫難於殉主烈莫大於捐軀以彼播越海濱盈朝㳂濕猶儼然正笏進講大學想其心直欲盡瘁皇儲挽回板蕩之運卽不得或可見度宗皇帝於地下耳假若洪範之師未逼帝昺之舟得走彼豈肯以趙氏一塊肉遠葬鯨波而偕其妻子以殉耶則時事之不可爲而不欲以委裘之君抱青衣之痛也志凌霄而神委蛇雖孤忠未酬帝子何在而灑血一腔化碧千古使萬世君臣之義猶不至澌滅其所留者奢也柰何泯泯無聞不蒙一字之褒也耶且丞相已經請祀血食無窮豈其可以廟祀者而不可當於謚典耶夫丞相在天

之靈耿耿如作亦豈羡身後名顧以我朝公是昌明之日而
令弔古者欷歔抱恨似非所以闡幽光慰貞魂者矣卑職遙
聞其名髮爲上指近瞻其像神至今存況叨牧一方凡屬先
正忠諠例當表揚故敢攄其款款懇乞台臺加意忠貞奏請
加謚庶榮名偕宇宙常新芳譽同日星俱燦史冊爲有光矣
卑職不敢擅便伏惟裁奪舉行幸甚爲此今備前由另具書
冊理合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各院道批文

江院汪　批陸丞相尚未有謚委屬缺典候題請行繳

鹽院謝　批千古孤忠未蒙褒謚誠缺典也仰候撫按會題

繳

漕院朱　批陸丞相精忠大節委應謚候各院題行繳

屯馬院孫　批陸丞相精忠烈節擔荷綱常萬代瞻仰既
經廟祀委應謚以補缺典仰候各院題行
繳

倉院郭　批據申陸丞相負帝沉海青史炳然尚未加謚
眞缺典也具見該縣忠貞之意候兩院並題
後亦應催行繳

海道熊　批仰候院詳行繳

鹽法道吳　批忠烈有如陸丞相理學如吳聘君皆未與
易名之典信乎繼繼繩繩貴有人也今當
奉詔謚進退古今如二先生者廷議當啟

第一指本道仰止有年敢復他委仍候遥

詳行繳

本縣覆勘陸丞相補謚回文

鹽城縣爲忠臣不可久缺謚典敬攄末議以表忠貞事奉本府帖文該蒙徐道憲案驗該蒙學院王批據本縣申詳宋丞相陸秀夫忠貞請加謚典緣由批准准徐道查報蒙此案照先蒙撫按各院道批同前事備奉帖仰本縣官吏查照先今呈詳內事理即將宋丞相陸秀夫應加謚典有無此例可援該縣再加酌議確妥作速具由報府以憑覆議轉詳等因奉此遵依復行本縣儒學查勘去後續據該學回稱遵依備行通學生員周爾歆等會議據各回稱遵奉查得宋丞相陸秀夫

世籍鹽城忠貞大福崇祀有廟謚典無闕然考之載記不過
日大忠完節曰貞志烈節曰忠貞有謚而未有評定等情呈
縣據此該隨本縣知縣陳履勘得[illegible]蘊乾坤正氣謚典關
國家公評自趙宋社墟君臣[illegible]衍出萬死一生之計
為補天浴日之謨既而事[illegible]從帝蹈海揭忠義於一時
扶綱常於萬古與當時殉節諸賢稱文公天祥謝公枋得均
之精神貫日氣節凌霄三人一心九原共照者也今國朝於
文公則追謚曰忠烈於謝公則追謚曰文節業已照鴻號於
無窮表英魂於不朽矣乃陸丞相孤忠殉節實與二公爭烈
當年而美謚休稱不得與二公垂聲後世甚為之後者既繼
述無人而官其鄉者亦表章有待以故史館揚徽未蒙褒於

一字遂至英雄弔古徒灑淚於千秋合無體照文謝二公事例轉詳題請賜諡施行庶丞相在天之靈以慰而聖朝之公議有光培養士氣激勵人心豈小補哉緣係仰縣查議事理未敢擅便理合申稟爲此請乞轉詳施行

請諡陸秀夫忠烈疏　王紀

題爲宋室死節忠臣久缺諡典伏乞勅部議補以慰忠魂以勵臣節事萬歷四十七年五月內准禮部諮據直隸淮安府山陽縣籍鹽城縣人陸應袍係宋左丞相陸秀夫後裔原任湖廣黃州府蘄水縣典史告前事內稱先祖宋丞相陸秀夫孤忠大節久無諡典蒙鹽城知縣陳𦘕通詳申請到部備諮到院行查等因臣自早歲受書讀史至陸丞相負帝赴海事

未嘗不掩卷太息喜其節而悲其志也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亡君立君遺孽弱息寄命於茫茫大海中即三尺童子亦知宋祚將絕斷斷不可爲矣秀夫猶且間關南瀣百折不回度幾乎一旅一成之再奮迨厓山破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先入海奏曰德祐皇帝已辱陛下不可再辱遂負帝赴海死嗟夫當宋季顚危之時奸臣賣國降敵甘受萬世之唾罵者無論已卽平日所號爲鬚眉男子一遇禍難全軀保妻子之念橫結胸中往往散去甚且有縋城匿影屈膝請命偷息於人間者卒之身死名滅與糞土無異乃丞相遭古今未嘗有之大變而能全天地無所逃之大倫忠魄浩氣炳炳琅琅照映宇宙千載而下讀其傳猶凜凜有生氣謂丞相爲不死

可也文天祥所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柔
夫之謂矣以彼精忠大節何減於文謝二公乃文謝二公景
泰俱被有美謚而丞相獨遺豈非缺典厓山錄文獻志及鹽
城邑乘雖有忠貞字說者疑其爲後人私謚臣不揣固陋敢
以臆斷丞相亡時宋亦亡矣元未必謚也忠貞二字爲公謚
爲私謚皆不可知就令謚出國朝亦殊不類丞相之爲人試
觀仗劍驅妻子負帝入海光景真有視死生同晝夜棄血肉
如泥沙者正昔人所謂殺身存仁舍生取義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也宋亡死節忠臣此非其最苦最烈者耶竊謂必以忠
烈易名始足快千古之公評矣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查覆議
上請早爲補謚庶忠魂得慰於九泉而聖朝亦可無闕事也

時萬歷四十七年題奉旨依議故今應稱爲陸忠烈公

云

王夢熊曰國家易名之典原以發潛德之幽光至其事之

表見當世名之爭光日月者雖無謚焉亦復何損而有國

家者必不敢遺此何也所以昭夫聖人之公也夷考武王

伐紂墨胎兩賢扣馬而諫發明忠孝大義於三千振甲八

百揮戈之會豈慮其名之或掩乎而太公望乃急起而喚

醒三千之士八百之侯曰此義人也是夷齊未死而已取

其不朽之靈以光炫易名之典矣斯聖人之公也獨惜有

明褒忠不棄元之余闕而乃使丞相至今未光斯典是立

國之初未盡表章之義而繼統以來又乏闡幽之臣欲忠

臣義士不扼腕太息不可得也或者謂文山先生宗袞諸孫麟麟炳炳遍天下故先得謚左丞相之苗裔皆漁樵中人是以迄今闕焉嗚呼此豈聖人之公也哉陳天毓夫子以一縣令起而爭之三百餘年之後眞空谷足音也雖未得嘗以此爲諸君子倡庶有望乎